

THE KIT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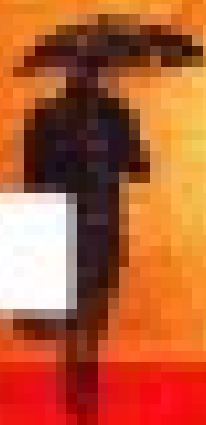
# 风筝

肖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風采



CHINA

THE KITE

# 风筝

肖锚◎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筝/肖锚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309-3

I. ①风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3488 号

策划编辑 胡玉萍  
责任编辑 徐广琴  
装帧设计 崔欣晔  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73 千字  
开 本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35.25 插页 3  
印 数 1—10000  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09-3  
定 价 6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楔 子

徐墨萍望着铁窗外簌簌而落的枯叶，嘴角泛起阵阵冷笑，那是一种充满遗憾、无奈和满怀愤恨的仇笑。现在的她就像那窗外的落叶一般，在挣脱束缚的同时，也被宣告了死亡。

身上累累伤痕，肋骨断裂处的剧痛，令她苦不堪言。她蜷缩在稻草堆，不敢动也动不得，连大小便也只好就地解决。她被深深的痛苦煎熬着。

她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干掉郑耀先，但最终他都机警地逃脱。现在，这种遗憾已化为深深的自责，以至于面对军统特务的严刑拷问，她彻底改变了往日的淑女形象，对敌人连讽带刺。

郑耀先，这个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头子要来见她，也许他是想在猎物濒死前，再享受一次折磨对方的快感，总之，对这两手沾满血腥，代号为“老六”的大特务，徐墨萍已下定决心要和他周旋到底。她本着只要对敌人有利就坚决不做的原则，郑耀先越是急于知道我党的机密，她越是三缄其口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两个人对待刑讯和被刑讯，都达到了顶端。最后，徐墨萍发现一个令敌人无计可施的办法，居然是打击和报复对手的最佳手段，至少郑耀先已被她整得筋疲力尽，几近崩溃。

“你有种！”在昨天刑讯结束前，郑耀先冷着脸对她竖起大拇指，“老子几乎把所有刑具都给你过了一遍。好样的，你真是好样的！”

“呸！畜生！”狠狠啐了郑耀先一口，徐墨萍那双被血水浸泡数日的眼睛，闪烁出吓人的寒光。

“你赶上好人啦！”郑耀先瞧瞧地上和着碎牙的血痰，冷冷一笑。他的笑有点邪，阴森恐怖的脸上，令人无法琢磨在想些什么。

徐墨萍没有选择在沉默中爆发，她认为和这种人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。像她这样至死不屈的共产党，郑耀先见识多了，能叫这种人开口往往是在刑场，也就是在刽子手举枪的一刹那，从他们嘴里喊出的那句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。

“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，”郑耀先瞧瞧已分不清模样的徐墨萍，突然有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“明天，你解脱了，我也解脱了。”

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在斗智斗勇中疲惫不堪的徐墨萍，内心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欣慰感，在她看来，郑耀先这个恶魔，也会有大慈大悲良心发现的那一天，他和地狱中的魔鬼，算是暂时划清了界限。

“再见了，同志们！”徐墨萍暗暗地呼唤着，心中夹杂着一丝期盼，“一定要为我报仇……”

“一定要为我报仇！”这是徐墨萍临刑前唯一的心愿，她将这句话翻来覆去地默念了无数遍。

“我知道你恨不得吃了我，”这是郑耀先见到徐墨萍之后的开场白，“你虽然什么都没说，可我还是顺藤摸瓜，从你身边逮住几个人。”看着徐墨萍的表情，他又补充道，“不过这些人的嘴和你一样硬，也是什么都不肯说。”

徐墨萍笑了，这是她被捕之后，最舒心的微笑。

“你说这是何必呢？又不是叫你投靠小日本，犯得着对政府这么死硬吗？”郑耀先一屁股坐在她身边，顺手掏出香烟。

“离我远点！”尽管浑身疼痛欲裂，徐墨萍仍坚持着向一旁爬去。

郑耀先不以为然，点燃香烟后狠吸一口，突然问道：“有没有给你收尸的？如果没有，我找人给你订口棺材。”

徐墨萍冷哼一声，没作回答。

“我把看守都支开了，有什么后事和未了的心愿你就说吧，别客气。”郑耀先的脸色忽然黯淡沮丧，语气中充满了淡淡的哀愁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反倒令徐墨萍大为不解。她暗自猜想：这狗特务还想



要什么花招？

“祝你一路顺风，”长叹一声，郑耀先的眼睛湿润了，“送你上路的……是你的同志，你……你不要恨他，行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徐墨萍被这莫名其妙的话搞得目瞪口呆。

“在你被捕前，那份还未送出的情报，现已到达了延安。由此，几十名潜伏在我党内部的二处（军统）谍报员从此下落不明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你还有什么遗憾吗？”

“我不明白你说什么！”徐墨萍望向郑耀先的目光充满了诡异和不解。那份未及时送出的情报，始终是她最大的遗憾，因为在这份情报上记载的人物，均是国民党军统局安插在我方的高级特工。可想而知，如果未能除恶务尽，他们将对中共政权构成什么样的破坏力。

“你放心走吧……”郑耀先没再多说，他默默掐灭烟头，站起身碾碎灰迹，慢慢地向门外踱去。随即牢门被重重掩上，一头扑进昏暗中的他，已是愁绪千转：“墨萍，我的好同志，再见了……”

## 第一章

绿叶挣脱寒冷的束缚，从枝头顽强探出稚嫩的盎然生机。郑耀先身穿将校呢军服，悠闲走出卧室，享受着天地间那重生般的温馨。抽出一根“老刀”牌香烟，在银质盒盖上敲了敲，慢慢塞进唇齿之间。

卫兵挥手敬礼，他抬手正正卫兵的帽子，像是哥哥在教训不听话的小弟：“老板不喜欢邋遢兵。”说罢，拍拍卫兵的肩膀，转身向持枪荷弹的行刑队走去。

“老六，你这身打扮像娶媳妇，就不怕枪子一响会溅一身血？”一个络腮胡子的将官喊道。

“溅上血也是没办法，”掸掸衣服上的灰尘，郑耀先戴上洁白的手套，“这些孤魂野鬼就算想找人报仇，也分不清是谁，只能凭行头去寻党国晦气。”

络腮胡子递给他一根香烟，低声说道：“老板今天亲临，你可要悠着点，少说几句怪话。”

“我那些怪话，老板已经听习惯了，”郑耀先淡淡一笑道，“我这就这德行，若瞧我不顺眼，大不了叫我收拾铺盖卷儿滚蛋。”

“你小子，”络腮胡子讪笑一声，“干我们这行的，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不过，那也要有后路才行。”

两个人率队穿过游廊走进刑场。望一眼面前这四男一女，他习惯地丢下香烟，锃亮的皮鞋踩上去，用力碾了碾。当再次抬起头时，已是血贯瞳仁，满眼凶光。

“老六……”络腮胡子咽咽唾沫，向远处轻瞥一眼，“老板可在那



边看着,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,你小子把握好分寸。”

郑耀先点点头,掏出 M1911 式勃朗宁手枪,“哗啦”一声顶上子弹,交给身边的特务。脚步张弛有序,皮鞋擦动地面那特有的响声,衬托出他内心深处的沉稳和决绝。

五名共产党员冷漠地看着他,嘴角露出一丝嘲笑。徐墨萍死死盯住郑耀先,她那被钢丝鞭撕烂的嘴角,仍在不停地抽动着。

在五个人面前来回踱了三圈,郑耀先最后停在徐墨萍身前,冷冷瞥她一眼,猛然出手钳住她的咽喉: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你有两个选择:一、说出你的上下级和联络方式;二、你可以高呼‘共产党万岁’了。”

“呸!”徐墨萍狠啐一口。郑耀先用舌头舔舔嘴角,森然一挥手,身后的特务迅速扣动扳机,将徐墨萍打得重重倒地,红白之物溅得墙角淋漓斑驳。

踢踢女人的尸体,郑耀先转身走到下一个人面前,口气依旧,生硬中夹杂着冰冷:“希望你我都不再浪费时间。”

“呸!”此人将头轻蔑地一扭。枪口又是一跳,子弹贯穿他的头颅,带出一股血箭。

“郑老六!你不得好死!”剩下的三人破口大骂。

郑耀先微微一笑,不为所动。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这三人齐声高呼,凛然正气在天地间经久不息。

“死不悔改!真他妈死不悔改!”行刑特务抬手三枪,将这三人迅速射倒,“喊哪!你们倒是喊哪!共产党给你们喂了什么药?你们到底图个啥?”

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的年轻人,缓缓睁开眼睛,嘴角微微翕动:“为了……信仰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信仰!”抬手又是三枪,枪枪见血,血水从这年轻人身下蜿蜒弥漫,霎时间,将一片青草地染得猩红醒目。

“老六……”络腮胡子拍拍他肩头，苦笑着说道，“我们行刑队一枪没放，瘾头都叫你手下兄弟过足了。”

郑耀先没吭声，接着手枪换过弹夹，随手插入枪套。

“这老六够狠。”远处观刑的戴雨农，不由眉头一皱，掏出洁白的丝帕，轻蘸额上的冷汗，“溅了一身血，居然连眼睛都不眨。”

“局座，”行动组长杜孝先在一旁低声询问，“您看……还满意吗？”

“不是自己人，能对共产党这么狠吗？以后啊，这怀疑人要有根据，不准听风就是雨，还说什么风传……哼！万一弄出这消息的就是共产党呢，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，那会令自家兄弟寒心的！”瞥一瞥正在检验行刑结果的郑耀先，他又道，“看他的情形，这辈子似乎和共产党的仇是解不开了。”

“那是，”杜孝先点点头，附和道，“谁叫赤匪总惦记着要他的命。”

“唉！造孽啊……”蹭蹭鼻尖上的汗珠，戴雨农沉吟片刻，支退旁人，对杜孝先吩咐道，“通知徐百川，叫老六晚上来见我。”

认识郑耀先的人，都知道这郑老六杀人不眨眼。可他每次杀完人，总要先到澡堂泡个澡，再去“留香苑”听听“评弹”喝上几杯。据他所说，这叫驱“霉气”。有人传闻，郑老六和“留香苑”姑娘袁宝儿关系密切，还经常在那里留宿过夜，是真是假，也只有军统内部知根知底的人才明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郑耀先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长衫，一头钻进留香苑后堂袁宝儿的“闺房”。见他进来，宝儿并没说话，只是起身福一福，便放下琵琶垂坐一旁。

“宝儿，六哥今天累了，帮我捏捏背。”

“嗯！”宝儿起身，低着头走到门前，回身望一眼郑耀先，看看周围，便退身将房门闭上。

调大留声机的音量，宝儿走到郑老六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六哥，老陆说，咱们‘锄奸队’的人要干掉你，叫你小心。”

郑耀先微微一笑，不为所动，闭上眼睛，安心享受宝儿捏拿在肩上的温柔力道。过了许久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：“宝儿，你找个机会尽快撤离。”

“哦？难道我的身份也被人怀疑了？”

“二处怀疑你是正常的，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，但凡长期接触我的，他们都要调查。不过，我现在并不担心军统，相反其他势力倒很有可能给你造成麻烦。中统那只苍蝇就不必说了，有缝没缝，它都会叮一口。问题是咱自己人，如果他们想除掉我，又怎能放过与我关系密切的你？所以你必须万事小心，能躲就尽量躲得远一些，不要弄出一笔糊涂账。”

“我不信自己人会对一个妓女下手，他们是不是急红眼了？”

“你想没想过，万一他们得知你在二处的身份，那后果将会怎么样？与组织保持单线联系，尽管安全性比较高，但其中不乏因误会而屈死的鬼。既然咱们无法向其他同志表明自己，那就只能退一步——明哲保身，方能化险为夷。”

“可我真要走了，你和老陆该怎么联系？”

“让他再派个女人过来。郑老六喜欢姑娘，这在军统早已是人人皆知，如今突然改变习性，反倒过于显眼。”

“我觉得你这是假公济私，哼哼！瞧我不顺眼了，想趁机换换口味？”宝儿的小拳头在郑耀先肩上用力一捶，可临了又有些心疼，撩起披肩长发，低下头，在他脸上深深一吻。

“宝儿，”郑耀先握住那柔弱无骨的小手，深情地揉捏着，“等革命胜利了，我就向组织打报告，和你正式结婚。等着我，六哥一定会娶你。”

“嗯……”紧紧搂住郑耀先的脖子，宝儿凹凸有致的身躯，巧妙地贴在他背后。

“六哥，戴老板对你的考察通过了吗？”

“自从二处出现‘徐墨萍事件’，老板对谁都不信任。总是派出一个调查员的同时，再另外安插特务暗中监视，而且手段绝不重样。

借力打力相互倾轧的伎俩,在老板用来,那简直是炉火纯青。所以被监视和反复考察,这在二处内部已不是什么秘密,没啥稀奇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放心,他还舍不得干掉我。”

“你凭什么自信?”

“现在不能解释,组织保密条例你又不是不知道,不该问的,最好别问。”

“好吧……我不问了……”

“宝儿,”郑耀先的声音有些暗哑,“今天又有五名同志牺牲了,都是我眼睁睁送走的……”

“唉!别再说了,”叹口气,宝儿也很无奈,“你这是没办法。只不过长此以往,会造成其他同志对你的误解越来越深。”

“可惜那些牺牲的同志,绝对都是好同志。虽说他们必死无疑,但每次都有我参与,这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每当闭上眼睛,那些同志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我不信鬼神,可说不清为什么总这样。再拖下去,不用等敌人来收拾,我自己恐怕就崩溃了。唉!我连自己是红是白都快分不清了。”

“六哥,你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务,你就是心狠手辣人人想要诛之的郑老六,你就是令所有共产党欲除之而后快的‘鬼子六’,明白没有?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你的痛苦我理解,可没有别的选择,必须忍耐。只有彻底忘记身份,才能在这特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”

“换种说教方式行不行?我感觉你像个政委。”

“爱听不听,不听拉倒。有本事,以后不要登我的门。”

“那我投降……”

“你呀!”宝儿微笑着,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,在郑耀先脑门上轻轻一点,“也说不清上辈子是你欠我,还是我欠你。”

“那还等什么?咱们赶紧找地方讨论这问题。”

一闪身,悄然躲开郑耀先伸出的“魔掌”,宝儿侧着头,含笑说道:“你又来了,这次我约你,是有件事儿想通知。坐好,不许乱动!”

无奈地耸耸肩,郑耀先有些失落:“好吧,你说。”

“根据工作需要,从今天开始,我就要断绝和你的任何往来,你的代号不变,仍然叫‘风筝’,往后由老陆和你保持单线联系。”想一想,觉得还有些不放心,宝儿又叮嘱道,“能证明你身份的红宝石戒指,必须妥善保管,一旦丢失,也只有我和老陆才能证明你的身份。”

“能不能换种方式?借用国民党那一套联络手段,你不烦吗?”

“这我说了不算。不过我还要提醒你:将来恢复身份时,组织上可是只认戒指不认人。”

“还有没有别的?赶紧说,说完咱干点开心事。”

“六哥,你肝脏不好,少喝点酒……”

“嗯……还有吗?”

“太晚了,你回去吧……”

望着柔情似水的宝儿,郑耀先无奈地摇摇头:“也对,每当下逐客令时,呵呵!我觉得你最开心。”

山城的夜晚有点凉,潮湿寒气钻透郑耀先的薄呢大衣,让他深深地打个冷战。离开留香苑后,他奉命赶赴戴公馆,走到一处昏黑的十字路口旁,有一片枯叶慢慢飘落,他停下了脚步。

四周安静异常,曾经熟悉的虫鸣鸟叫,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聆听着江边风卷波涛的咆哮,他向长满青苔的山墙悄悄靠去。

右手伸进口袋握住枪柄,顶开保险后,一片草屑从他耳畔轻轻滑落……

“叭!”外套剧烈一震,曳光突破夜空,射进一旁的灌木丛。闷哼响动,随即树影婆娑,黑影应声倒地。

“咻”,子弹的破空声划过鼻尖,不待杀手射出第二枪,他左手也迅速出枪连发三弹,杀手应声撞破栏杆,被飞旋着送入江水。

“干掉他!”从街角转出一群黑衣人,手持驳壳枪向他连发齐射。

身形闪动,一侧山墙被他背后飞出的跳弹划得火星斑驳。

“噗！噗！噗……”几个黑衣人爆开的血雾，将幸存的杀手喷得面热胆寒。“噗！”子弹爆开这人后脑的一瞬间，郑耀先枪口“突”地一跳，流弹在石壁上蹭出一道火星，迅速没入郑耀先的左胸外侧……

两人枪口对在一起，随着杀手慢慢栽仰在地，郑耀先的手枪也渐渐低垂……“奶奶的……”他咬着牙，“叭！叭！叭！”一连三枪，将杀手击得血肉横飞，郑耀先摇晃着身躯，再也站立不住，一头杵在墙壁上，嘴里倒吸着凉气：“奶奶的，老子命大，又闯过一关……”向前拖动僵直麻木的双腿，空气在咬紧的牙关中迅速进出，响起尖锐的“啞啞”声。身后三十米外，一道宽阔的血线蜿蜒着，交汇在他足踝处……

他再也支撑不住，左膝一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……

“怎么回事？”几名巡警远远跑来，冰冷的枪管顶在他的头上。

“兄弟，我是二处的，麻烦给我老板打个电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郑耀先便眼前一黑，不省人事了……

徐百川刚刚剃罢胡子，和着温水吞下一片安眠药，还未等困意上袭，床头的电话急骤响起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抓起话筒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处座！家里出事啦！”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六哥被人害了！”

“啊？他现在怎样？”

“已经送往陆军医院，不过伤得太重，恐怕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，一定要救活他！一定！你听明白没有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马上联系所有的弟兄，叫他们立刻停下手上的活儿，迅速调查此事！记住，十万火急！”

“是！”

徐百川连睡衣都没顾上脱，叫醒司机匆匆赶赴医院。轿车驶进住院部门诊楼时，已是明月西斜。他顾不得强烈袭扰的困意，问明手



术室方位，健步流星将护卫远远甩在身后，没命似的往楼上冲。

“处座，处座，您小心台阶！”护卫警告声未落，徐百川已被最后一级石阶绊摔出去……爬起身甩甩流血的手掌，他一把揪住路过的护士，急切问道：“手术那人怎样了？快说！”

“他……”护士有些紧张，瞧瞧徐百川，迟疑道，“腿部和前胸各中一枪，还在抢救中。”

“一定要救活他！一定！不管多大代价，一定要救活我兄弟！”

“是！是！我们尽力，一定尽力……”花容失色的护士，挣脱徐百川的手掌，像受惊的小兔，眨眼便落荒而逃。

“处座！”警卫气喘吁吁地跑到面如死灰的徐百川身边，低声说道，“弟兄们都行动起来了，您放心，不管谁干的，这笔血债，一定叫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”

“嗯！”徐百川在长椅上坐下来，拍着混乱的脑袋，极力使自己清醒下来，“有没有目击者？”

“有，还是侦缉队亲自送来的。”警卫将档案递呈给徐百川。翻开卷宗正想粗略浏览，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名小特务趴在他耳畔低声说道：“处座，老板来了。”

“噢？”徐百川微微一怔，急忙起身整理着装，就在他瞥向楼下的同时，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已驶入前院停车场。

“老板怎么知道这件事？你们谁泄露的？”徐百川的脸色越发难看，“局势不明也敢乱通报，要把他老人家急个好歹，我看你们长了几颗脑袋！”

小特务们低下头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“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顾不得再发脾气，徐百川赶紧换成笑脸，转身迎下楼去。

“局座，您怎么来啦？”礼毕后，徐百川焦急地说道，“这里龙蛇混杂，很不安全。”

闻讯匆匆赶到的戴雨农，鼻子哼了一声，脸色阴霾：“我怎么来啦？我的弟兄给人害了，你说我能不来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毅光啊，这件事一定要彻查清楚，不管是谁，必须给老六讨还个公道。”

“是！”徐百川转身在前引路，二人走进一间会客室，掩上房门做进一步密谈。

“毅光啊，依你看，这幕后黑手是谁？”

“现在还不好说，老六和日伪余孽、共产党都结过梁子，就连一处（中统）那帮废物也视他为眼中钉。现在想弄清谁下手，恐怕……这个……势比大海捞针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老六在迷离前曾说过，好像是共产党干的。”

“共产党？”戴老板点点头，沉吟片刻后，森森说道，“这还用好像吗？那肯定就是！”

“局座息怒。您放心，我已命令弟兄们把照子放亮，一有可疑，不管他是谁，先请进来再说。”

“对了，一定要严密封锁老六遇刺的消息。绝不能叫外人知道。”

“这就难办了，”徐百川皱皱眉，“侦缉队长罗大舌头是个有名的‘小电台’，通过他那张嘴，外界想不知道都不可能。”

“这个浑蛋！”戴老板恨恨骂道，“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，要不是看他姐姐分上，我他妈……”咬咬牙，没再往下说。毕竟是自己家务事，让外人听去，恐怕要脸上无光。

“局座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嗯！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办。不管花多大代价，首先把老六救活！”

“是！”

二人正说着话，一名军医敲敲门，从门外闪身走进：“先生，血库的血不够用，您看……”

“看什么？”戴老板瞪他一眼，迅速挽起自己的衣袖，“抽我的

血吧!”

“局座! 您不能啊……”一时间,徐百川彻底慌了神,他紧紧拉住戴老板的手臂,一激动,差点儿掉下眼泪。

“慌什么?”戴老板若无其事地推开他,“老六的血型和我一样,要抽,你们先抽我的。”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少废话,快点准备!”

“是!”军医敬个礼,眼睛湿润了。

“局座,我去召集兄弟们。一旦需要大量血浆,也好尽早有个准备。”

“好,你去吧。对了,顺便找到罗大舌头,替我扇他两个大耳光,叫他长长记性。”

郑耀先遇刺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,外表古井无波的军统局,其内部却掀起不小的风浪。清晨,一些去报到的特务领到任务后,出门不约而同拐个小弯,来到陆军医院,向住院部三楼的特急病房默默望上一眼;公交车驶过医院正门,车上乘务员打开窗子,抬头向病房看上一眼,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和牵挂;持伞的行人,步行在正门前的街道上,掏出香烟点燃,眼角却徐徐瞥向窗帘紧闭的三楼……

“走! 走! 快走!”门口卫兵照准一个乞丐的屁股狠狠踹去,乞丐赔着笑,一瘸一拐穿过大街,来到一处僻静角落,突然转身收敛笑容,挺胸立正,向远处的住院部,敬个标准的军礼。

这些平常人的特殊表现,虽能瞒过外人,但唯独瞒不过一个山羊胡须的“烟贩”。他捧着烟箱在医院门口叫卖几声,就发现进进出出的,全是闻讯赶到的军统特务。他心里如同塞进乱麻,叫卖声也干涩嘶哑。看看周围环境,无奈之下,只好强抑悲痛,顺着街角从容离去。寒风似锉,轻轻卷起他单薄的衣衫。面带微笑心中泣血,他一步步登上小山,站在山头放下烟箱,眺望笼罩在云雾中的医院楼顶,缓缓抬起手臂,含泪敬了个军礼……

傍晚,当郑耀先还处于昏迷中,这山羊胡须的烟贩化装成商人,